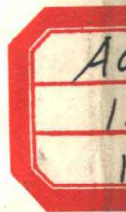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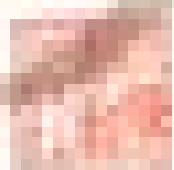


漢
谿
書
法
通
解
校
證



中國書學叢書





漢書注疏校勘

卷之四

上海書畫出版社

漢谿書法通解
校證

〔清〕

戈守智 編著

沈培方

校證

汉谿书法通解校证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 上海衡山路 237 号
上海周礼日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字数 160,000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书号：8172·1259

定价：1.50 元

出版說明

我國的書法藝術，源遠流長。數千年來，書家代不乏人，書作浩如煙海。藝術的發展，必然會興起對藝術理論的研究，而理論研究又促進着藝術的發展。上溯我國書法藝術的歷史長河，可以發現，書法作品與書學理論著述不僅在數量和質量上可等量齊觀，而且在發展和繁榮的進程中也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這是我國書法藝術寶庫中同樣璀璨的兩顆明珠，而任何輕視實踐或輕視理論的觀點，都是不足取的。

一九七九年，我社出版的《歷代書法論文選》，試圖對歷代書學理論進行一次初步的整理；但吉光片羽，面對帙浩卷繁的書學理論寶庫，畢竟只能勾勒出極爲簡略的輪廓。爲了繼承和發揚這一豐富的文化遺產，特別是在書法藝術日益普及的今天，及時而系統地整理出版歷代書學著作，已是勢在必行。爲此，我們決定出版這套《中國書學叢書》。

叢書收錄的篇目，着重於歷代存錄的書學專著，對在歷史上影響較大而又與書學關係

AM 78/5 03

緊密的金石專著也酌情收錄。爲盡可能保持原著面貌和便於閱讀，叢書均以繁體字直排的點校本刊印。書學專著近幾十年來鮮有重版，由於歷史的原因，歷代善本更屬鳳毛麟角。在點校時，力求採用傳世的較好版本，以同書不同版本互校爲主，最後確定一本，在原則上不作本校和他校。對歷史上唯一一本或僅刊印一次的版本，則只予標點。點校本均附有校勘記，以便查考。對版本中明顯的錯字、現已完全不用的古體字、通假字、異體字以及避諱字等盡可能逕改作通用字，不再出校。對一時無法找到版本而又確係重要的專著，存目而緩行出版。對書中個別地方有文義不通、不可句讀和明顯脫漏而又無本可據者，暫不作妄改，以俟將來。限於人手和版本查找的困難，叢書暫不按年代次序而擇條件許可者先予出版，在叢書出齊後再按年代編配成函合爲一帙，屆時並另編索引，以便查閱。

對於這套叢書的出版，我們深感經驗不足。期待着專家、讀者和有關部門的熱情扶持，幫助我們搞好這項工作。

編者

戈守智和他的《漢谿書法通解》

戈守智《漢谿書法通解》，是清代一部重要的論書著作。在它付梓後僅二十二年，即被收入《四庫全書》。藝海浩浩，名家林立，戈氏僅一諸生，而所著卓然名世，良非偶然。

戈守智（一七二〇——一七八六），字達夫，號漢谿，浙江平湖人。《當湖歷代畫人傳》（一九三四年平湖孫振麟編纂）謂其「天才卓越，自幼讀等身書。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經藝外兼工駢體韻語。邑中陸南香前輩亟賞之，才名鵲起」。著名學者仁和杭堇浦（世駿）太史、錢塘厲樊榭（鶚）徵君、秀水諸草廬（錦）宮贊成折節訂交，詩簡往來不絕。嘗游邗江、漢陽，所至名流倒屣。《當湖文繫初編》卷二存其《登望祭殿遺址賦》一文，篇首云「朔風兮颼颼，寒臯兮淒其。藉草衰，平蕪闊，涼蔭散，白日催。升高遠眺，極目增悲」，得王仲宣三昧。可惜一代文豪，仕途坎坷，屢試不第，時人爲之慨嘆。所著有《漢谿書法通解》、《漢谿偕存集》、《邗江雜詠》、《入楚吟》、《紫琅小草》，尤以《漢谿書法通解》最負盛名。

據《嘉興府志》、《當湖歷代畫人傳》記載，戈守智精詣書畫，而於畫「甚自珍惜」，「索其作畫，尤過於書，歉然若無能者」。於書宗楊少師（凝式）、歐陽率更（詢），晚年出入諸家，「於顏平原（真卿）爲嫡嗣」。他「醉心翰墨，遇碑碣輒手自摩挲，歸而度諸樓，榜之曰『帖海』」。同仁潘味琴先生與戈氏同里，嘗見戈臨名人書，言甚「精麗」，以未購而每懊。吾生也晚，惜未之見。

《漢籍書法通解》（以下簡作《通解》），成書於清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正是作者在藝術和學養上開始成熟的「而立」之年。全書凡八卷。首卷《述古》爲戈氏自撰，餘七卷「閑綜秘旨」，集輯前代論書名篇，「頗詳於用筆結體」（據本書厲鶚《序》）。其間逐篇逐段參以各家論書名言和自學心得加以引證闡發，以求融會貫通。梁啓心評其「奧而明，約而盡」，今校證一過，覺其可貴者有三：體例井然，深入淺出；脈絡清晰，層層剝笋，此其一。是書首卷《述古篇》、《名人論書》，是對書法藝術源流和本質的一個概述。我國書法肇乎文字，進而成爲藝術，其間書體歷經演變，延綿達數千年。《述古篇》泊於源，達於流，通彼大海，對文字和書體流變的歷史作了縱向的論述。着墨不多，却包容皆盡，不僅上古文字的重要史料皆賴以傳，且各種書體之嬗變條理清晰剔透。讀斯文也，如駕輕舟，發自江源，一瀉千里，雖走馬觀花，其勢了然在胸。次載《名人論書》，則是對書體流變和書法藝術本質橫向

的論述。其間，各代著名書家的師承及其風格，學書經驗及其得失，歷歷可見，如舊地重游，移步換景，故能溫故知新。前人謂是書「大致欲仿寶泉《述書賦》，而淹貫宏通終不逮古」（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竊意此論未當而各有所長。寶文滔滔不絕，縱橫揮灑，令人目不暇接。戈文則縱橫分述，前則言簡意賅，後則娓娓而談，俾使「學而時習」，有所得也。厲樊榭評爲「捃摭奧衍，突過寶泉」，當是識者之見。

作爲書法藝術的實踐者和理論家，《通解》作者在謀篇布局和材料選擇時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牢牢抓住「用筆」、「結構」這兩個學書中最基礎和關鍵的環節，以洋洋灑灑六卷的篇幅作了由淺入深、由博返約的論述。先從執筆談起，指出利弊及其理論根據。次論運筆，數以智永、顏真卿等四家有關「八法」的論說，然後繼以詳盡的《八法化勢》，承上啓下，掘開口子，循循善誘，食魚挑刺。隨後言結字，列《歐陽詢字法》，繼而論《訣法》，由泛而約，實際闡述了由個別到一般的辯證法。進而論筆勢、筆意，由淺入深，由形質到情性。最後錄以綜論書法的孫過庭《書譜》和姜白石《續書譜》，將讀者引向書法藝術的自由王國。全書每卷開宗明義，冠以概述各一，提綱挈領，眉清目秀，惜墨如金，堪稱點睛之筆。

要言不繁，務去陳詞，披沙揀金，力求「通」、「解」，此其二。我國傳統書法理論自呈特色。然「其中往往有難顯之情，發而未盡」，又多比擬形似之詞，而使「索解之難其人」（見

本書梁啓心《序》，令學人無所適從。《通解》之所難能，是編著者在論述中盡可能地以直切、明瞭之詞闡明書學的要旨，使人學有所得。如卷八孫過庭書譜有「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一節，含義甚難把握準確。戈氏以文徵明「真書血脈貫通，放之便是行草；行草動必有法，整之便是正楷，能書者要是一以貫之」作爲引證，從而使真、行、草關係的辯證法闡述得較爲顯豁和中肯。通觀全書，凡遇學書的關鈕契機，編著者總是不惜篇幅地引用前人切中肯綮的名篇名論並參以己見作褒貶分明的評述。而對於前人未當處，即使是名家或同一書家也予以直言不諱的批判，從反面催人警惕。如卷二《執筆》，對文徵明「三指擲管，虛腕疾書」的論點，則批曰「不敢阿衡山（即文徵明）之所好」。這種實事求是的治學作風，難能可貴。

又如在論及懸腕與枕腕的利弊時，作者謂「就凡則不能寬展，強作懸腕則勢又不能散慢，故作枕腕以爲懸腕之漸耳」，直言枕腕之弊，又不講死，引而不發，直是通人之識。

其三，是編著者對古往今來書壇種種流弊和惡習的大膽抨擊。如對武則天濫造怪字，因而使文字「舛用而龐雜」，「假托而支離」，戈氏直斥爲「文教之衰」而「猶爲深嘆」。又如卷八孫過庭書譜，當錄至「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所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高自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

以細標，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者繼聲，竟賞毫末之奇，罕議鋒末之妙」時，則疾書「可笑」二字，指斥爲「叶公好龍」，表示了戈氏對那種附庸風雅、不學無術之徒的深惡痛絕和辛辣嘲諷。作爲一個封建時代的文人，編著者能有如此犀利的目光和非凡的膽識，令人欽佩。清代學者金志章贊嘆「未瞻全翰，已驚異彩」，誠非虛譽。

當然，由於時代和其它條件的局限，《通解》也並非十全十美。表現在理論和觀點上，編著者還不可能徹底擺脫唯心主義不可知論的束縛，有時會流露出「古人絕技，非可學而能」的感嘆。此外，在史料引證方面，由於古人作書每有以記憶爲之的習慣，故資料核對不嚴，舛誤時出，甚有與史書完全不符的嚴重錯誤。或錯署年代，或張冠李戴，或奪衍原文，或句讀錯誤。如《述古篇》在引用《三國誌·吳誌·三嗣子傳》及裴松之轉引的《吳錄》時，竟將原書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一句讀破，以致出現了「烈權休詔」這樣的怪句。又將孫休四子誤爲兩人，以致無法卒讀。又如將陳「至德」年號誤作隋，將南朝梁「大同」年號誤作魏等等，不一而足，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編著者早年治學不夠謹嚴的欠缺。

此次校證，以清乾隆庚午所刊霽雲閣本爲底本，參校民國時上海朝記書莊翻版的石印本，兩本雖然是一個本子，但在本校過程中也糾正了一些錯誤。如黃庭堅入黔，當在宋哲宗紹聖二年，霽雲閣本「二」字上筆已幾殘不見，朝記書莊本則誤作「一」等等。以兩本相

校，篇前序言除厲樊榭等四家一致外，霽雲閣本尚多金志章一序，且排列次序也不盡一致。此次校證除補入金序外，次序也作了調整。

鑒於原書舛誤較多，故此校校證着重於他校。計檢閱和引證史書、書學論著、碑帖等數十種，校證舛誤百餘處。在校證時，凡史料佐證確鑿的條目，均予改正，存疑者提出疑義而不妄改，以俟高明。校證只限於原文明顯錯誤處，對節引或僅存大意的篇目不作增刪。原書孫過庭《書譜》及姜白石《續書譜》兩篇係全文輯錄者，又確屬重要篇目，皆擇善而從。

此次校證，時間極為倉促，從接受過錄本到校證完畢，前後不到一月，每夜秉燈，不曾稍有怠息。由於水平有限，錯誤知所不免，敬希讀者指正。

在校證過程中，承友人金文明、唐讓之相助，在此一並誌謝。

沈 培 方

一九八四年七月揮汗記

金志章序

書也者，如也。王、謝如其逸，旭、素如其狂。凡屬博雅能文者，假之以黼藻性情而驅走羣言，雲霞披拂，以故墨池之闊，不下朝夕之濱焉。當湖戈君漢谿，文披霧散，藝淅川流，鬱龍虎之粹章，輯鳥蟲之蠹冊。閑綜秘詣，次爲八卷，放之赤斧素龜，未瞻全翰，已驚異彩。學者從事心畫，得之是編而指掌可稽。位之藝林，應於晉、宋諸公更分一席矣。大雅多能如是。

乾隆庚午正月錢唐金志章江聲氏敘

厲鶚序

《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所重者辨形聲、謹點畫而已。自秦以降，日就簡略，始變古文爲小篆。於是草、隸以興，筆法亦重。漢陳遵與人尺牘，皆藏弃之以爲榮。魏晉以後，帝王公卿競習於此。北朝張景仁，以八體位置通顯，史臣至稱爲「蒼頡以來一人」。法書之重與文學爭權矣。當湖戈君漢谿，宏通士也，手輯《書法通解》，頗詳於用筆結體，首載所撰《述古篇》，捃摭奧衍，突過寶泉。其素學大有根柢，不獨工書也。漢谿抱高才，必以文學遭遇。此編行爲道山延閣之藏，奚必如盛熙明之《法書考》，賴奎章學士沙刺班之薦引乃彪彪炳炳於寰中耶！

樊榭厲鶚撰

梁啓心序

凡學必循法，況書爲六藝之一，其不可師心明矣。自秦、漢以降，書之形體遞變至於今，無復保氏所掌之舊；又變刻畫，而翰墨之法將安放？雖然，既爲隨時便用之書，卽自有隨時合用之法。譬諸詞曲，元以來尙之，其視古今《皇華》、《下里》，雅俗相去已不知何等，更何論唐、虞、三代之樂章。然苟非喉舌唇齒以定其音，宮商以叶其調，有不能度諸口者，其精嚴亦政與雅樂無殊。法之不可已也如是，今之書何獨不然？特是詞曲之法具於譜，按譜而節之，卽可按節而歌之。而書之法，由漢、魏至今，爲譜，爲圖，爲說，非不燮然瞭然，然其間往往有難顯之情發而未盡，又多比擬形似之詞，俟後之人逆志而得，較諸詞曲之譜毫髮無遺者頗有間，則索解之難其人也。當湖戈子，淹通經史百氏，其詩文自卓然名家，分其餘晷以游藝金石之跡，既幾於古矣，因取前賢論書要旨，分爲八卷而講解之，名曰「書法通解」。奧而明，約而盡，書學之津梁，藝林之標準，此其選也。學者實是書而盡心焉，始而得

筆，終而忘筆，鍾、王、顏、柳叢於擊下矣。且由是見仁見智，以漸而深，軼籀、斯，追皇古，諒無難矣。卽以是書爲書法大全，奚爲不可耶？

仁和梁啓心敘

梁詩正序

詩書六藝謂之文，故言文必兼藝。惟書足以驗治忽，紀厚德，三、五以來靡不尚之。是以岐陽之詩，孔壁之書，干盤之銘，延陵之誌，古者咸奉以爲楷式。自隸草既行，而古法逮盡，雖有《蒼》、《雅》、《字林》等書，涵波討源，安保無墜耶？顏平原《千祿字書》，一掃魏、晉苟簡脫略之習，直中唐之砥柱也。戈君漢谿，學究六書，輯成《通解》一部，不獨援據精該，抑且引申詳盡，嘉惠後學，豈曰小補之哉！

藕林梁詩正撰